

如鲸向海

张哲

张哲,1987年生于北京。小说见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《中国作家》《长江文艺》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《青年文学》《西湖》《万松浦》《清明》等刊。有作品被《小说选刊》《作品与争鸣》等刊物转载。小说集《共生的骨头》入选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

永久的黑暗中,这是鲜有人知道的海底秘密,摩尔说他也是猜测,凭借一辈子的经验。自周日以来,这里再也没有下雪了,但仍然很冷。很遗憾,多塞特没有电话,这让生活变得难以忍受,所以我只能继续写作、回忆和做梦。

山状的鲸鱼。还记得我们去博物馆看蓝鲸的骨架,隔着玻璃箱闻龙涎香的日子吗?我很难想象那种画面,那些巨兽在洋盆里血肉松动,经过淘洗,成为化石,埋藏于时间里。

假期我们可以去海边。

献上我全部的爱,丹尼斯

如海水一样,丹尼斯的信写在蓝色的信纸上,字迹是俊秀的花体,这也让他的字迹更难以辨认,我查了一些字典才读顺其中的意思。

或许店家在众多信件中也注意到了凯瑟琳和丹尼斯,突然和我达成了某种默契,一来二去久了,便能彼此多说上两句,也开始周旋于这对在时空上离我们很遥远的年轻人,一点点从时间的大海里钩沉他们的故事。店家说,情书是信件中最难找到的,在伦敦拍卖会上很偶然的机会发现,便赶紧买下,200多封。我不知道这200封里有多少是凯瑟琳和丹尼斯的,我毫不掩饰地对店家袒露了我很想全部买下的心愿,店家那边停了很久,说,手头的全给我了,其余的都已经卖出。又补了一句,他们还去了西德旅行,二战结束后,英德的关系经历了许多变化。男主在剑桥上学。他们1956年圣诞节的时候已经提到准备结婚。我问,所以最后二人结婚了?店家说:不清楚,他们之间的信件没有看到1957年之后的。又说,收藏很有意思,拨开迷雾,发现尘封多年的往事。

我把两封信放在一起,开始想象他们的模样,猜测他们的年纪,在地图上找寻他们曾经生活的位置。

过了半年,我无意中看见埋在一堆未读消息中的店家留言,她说在信件中找到了可能是凯瑟琳的照片。我立马包了红

包给她,让她把所有相关的都寄来。她没有收红包,而是在两天后直接在留言框里发来了照片的扫描件,又说像这种信里附带照片的并不多,只有一张。我问:照片里的就是凯瑟琳吗?店家说不能完全确定,但照片背面确实写着凯瑟琳的名字。

照片是黑白的,看不出颜色,但明暗对比让我断定那是一个有阳光的早晨,照片里的女人很年轻,眼睛埋在阴影里,穿着带领子的连衣裙,头发编成麻花束在脑后高高盘起,腼腆地站在海边。海边——凯瑟琳和丹尼斯的约定让我可以确信照片里的女人就是凯瑟琳。店家说,名字下面有一行字,你可能知道什么意思,说完又发过来一个扫描件。我辨认不出这行字迹究竟出自他们二人谁的笔下,每个词都小小地挤在一起,像是啜许许久的拥抱,字的内容依稀可辨:“人间那些不可思议的事都是默默地进行的,喧哗者不真诚,最深挚地怀念也是没有墓碑的形式的。它抽象,它永恒。”这句话读来是那么悲伤,我很难想象有人在肖像的背后提到墓碑,这是不吉利的。几年以后我才知道,照片上的那句话出自梅尔维尔的《白鲸》,而为那枚小小的照片做此脚注的,究竟是凯瑟琳还是丹尼斯,又或者是我一般的他们爱情的见证者,已然无人知晓。

暮色降临,我刚从雷宴岭下山,从会稽路向城南大道回转。那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:我们小聚,在大学外面吃饭。船影摇曳,护城河的波光碰撞在酒杯,从中谈吐出几座前朝的风骨——飞翼楼、文笔塔、秦望山,还有学校那迁移的墓碑。我们曾经一次又一次登上过高处,依照先贤的传承为它们曲水流觞,并在无意识中,结束了大学时代。正如卡瓦菲斯所说的那样,“对我来说,你们已全部变成感觉”。夙愿江水涌来又退去,蓦然回首的客船出现在地平线又降下帆帆。

谢健健

在汶川,大禹农庄

想起绍兴爬大禹陵的一个午后。陵园,神像斑驳青石的刻痕,登山的台阶高于山阴建城的历史。或许是暑日酷热,山风送来凉信,天色好像忽然就暗了下来——许多年一下子就过去了,我从你的墓穴,跋涉到了你出生的地方。汶川给了你疏水的天赋,像一盏庄园里的灯,在黑暗中迎接我们。你指引我向死而生,走出梅雨季,将泛滥的河水各复归其道路:我也是从前随意流淌的其中之一,从入海口向西逆流而上,只为此刻来到汶川,在大禹农庄和你相见。

千秋塔

——兼赠蔡英明

可以想象到,塔门会落着旧锁,探访欲被阻碍在门里门外。上山的台阶很短,刺金的夕阳照在行道树疏漏的阴影,像是迎接归鸟回到她的松枝。

夜幕降临时,塔会亮黄在酒店对面。而此刻还没点灯,另一种天然的光束,映照在我们的脸上:塔身小窗默然包容远客的回声,千秋万代的闲话,荡漾在你我之间。

应该预料到,归路不复存在,有的只是此刻身处异乡的彷徨。我们共同迷路在小城的街角,回望山顶的千秋塔,那远游的初衷,有一种永恒的纪念被定格在塔尖。

在风则江畔

(外一首)



谢健健,1997年生于浙江温州。作品见《北京文学》《上海文学》《诗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边疆文学》《扬子江》《星星》《诗歌月刊》《草堂》等。曾获李叔国际诗歌奖新锐奖,《北京文学》2023年优秀诗歌奖等。入选浙江省“新荷计划”人才库。著有诗集《梅雨潮信》《历年考证》

千秋

湖心的千秋

付一凡

付一凡,2001年生,北京师范大学在读硕士。小说散见于《山东文学》《作品》《西部》《时代文学》等刊

年后妈妈接到警方的电话,也是这种表情,似乎激烈的情绪需要缓冲加载才能喷涌而出。“小秋是我见过的最有天赋的孩子,一定要坚持游啊!”教练的眉毛要跳起舞来,转头看到我披着毛巾站在一边,“小寻也很好。”

其实孩子对语言的敏感超乎想象,大人却总以为他们易被话语糊弄。我知道教练的第一句话是实心的,跟上的那句是体面,是客套。我讨厌这种补充的好心。然而双胞胎之间无形的“链接”无法避免,在绵长无期的日子里,在亲戚、朋友、老师的嘴巴里,我和姐姐无一例外成双成对,像一种打不破的宿命。而我总是那个“跟一句”。

直到姐姐被市里的少年游泳队挑走,我的主体性才慢慢浮出水面。姐姐临走前,我甚至还学不会漂浮。“你想象自己是一块飘飘的海藻。”姐姐扶着我的胳膊,而我浮在水面上。水波像柔弱无骨的手掌,摩挲我的后颈,漫上我的头皮。一串火花温吞地炸开,沿着后脑勺的中轴线一路狂飙到脊柱。我终于漂起来了,但我对妈妈说,“我不想学了。”妈妈松松快快地答应了,她对小女儿从不抱有期待。

姐姐扭着双手,指尖滴水:“我不敢去。”我看到她的手指浮肿发皱,在姜黄色的灯光下近乎透明。我没话找话道:“警察……送来了锦旗。那时候,我怕妈妈看到会伤心,收进了储物柜。”我指指房间一角。



曾经有段时间,我很热衷于在网上淘老物件,有一个固定的店我常浏览,店的名字叫“百年家书”。客服就是卖家本人,工余兼职经营这个店铺,回复有滞后性,我们靠互相留言的方式各取所需。店铺兜售半个世纪前的信件,英国明信片,德国邮票,甚至还有一个窗口专门销售那些在地图上已经消失的国家的邮戳,比如捷克斯洛伐克。我不知道店家是否在国内,但难以捕捉的上线频率让我猜测我和店家之间存在时差。我买的是英文信,信是随机发的,如同盲盒,等了将近半个月才收到,信被店家装在牛皮纸袋里,信封只剩下半截,抽出信纸,除了边沿被时间染成了焦黄色,信件依然保留着最原初的样子——墨蓝色的钢笔水,每个字母都平整圆润,词与词间隔很大,让整封信看上去充满了谐趣与童真。

信是寄给丹尼斯的,写信人是一个叫凯瑟琳的女人。

星期三,1月19日

亲爱的丹尼斯:

收到你的来信了,你在信里写了过往悲惨的一周,请不要这么悲伤,这样我也能好受点。我的每一天都重复着同样的事情,像是罗盘一样稳定精确:早上9点到10点,教八九十岁的老妇人们做呼吸练习。10点一刻到12点一刻,我们在门诊部工作,治疗各种疾病,从风湿病到扁平足,你能想到的所有,但科室太小了,一片混乱,理疗师忙于给每个病人铺床,如果够幸运的话,病人能分到一个枕头和一条毯子(这个很紧缺),我会安排病人轮流等着照红外线灯。有时候还要从另一个很远的医务室去取,但当我拿着灯回来时,往往会发现病人半裸,枕头和毯子又没了!午餐有一个小时,之后是漫长的下午,一直上课上到4点20。课程内容包括电疗法、按摩训练及理论。一切都结束后,我再疲惫地走回多塞特,吃顿饭,躺在床上听收音机。

今天病房里来了一个叫肯·摩尔的老水手,他是一个退休了的捕鲸人,他讲了很多与大海搏斗的故事,提到埋在莫克姆的那条鳍背鲸,他的脸上流露出了伤感,这是让我没想到的。与那些被捕猎的或者搁浅的鲸不一样,他说在大海的腹地,在鲜为人知的海域,鲸鱼的死亡更符合自然规律,有的鲸死后浮在海面,还有的沉入海底,安息于

我姐姐水淋淋地戳在房门口,像一棵站立的、被打湿的菠菜。类似海藻的碎屑粘在她的发梢上,发出水和鱼类身体的味道。我必须说,水是有味道的。而姐姐与水打了许多年交道,比我更清楚这一点。

“进……进来吧。”我尽量用轻柔的声音说,似乎怕吓到她——但害怕的本应是我。实际上我并无恐惧,意识清醒冷静如一尊雪山,山口传出笃定的声音,告诉我这只是实感很强的梦。

我姐姐拨开湿漉漉的头发,抬眼瞅我,眼神有些怯,与记忆中的面容别无二致——从小,我的双胞胎姐姐便长着与我几乎复制的面孔。但这么多年过去,眼前的她仍保持14岁的身形,而我已经长成一个成年女人的模样。我是姐姐永远都追不上的样子了。

以俯视的视角看下去,我讶异于她的瘦削,全然不像小时候我眼中的姐姐:四肢修长,骨架很宽,穿蓬松的衣物时显得臃肿甚至壮硕。这些特点被俱乐部的教练指认为“游泳的好苗子”。她的个头在同龄人中很高,12岁后更像一根拔节的竹子,体育课上跑起来呼呼生风。虽然长相相似,我却孱弱瘦小,被班里的男生起外号“火柴人”。很难想象我和她是同卵双胞胎,在子宫里共用一个胎盘。长大一点,听妈妈开玩笑说,姐姐那时就与我拼命争夺养分和羊水,毫不留情。“你俩会定个打仗呢,在我肚子里争地盘,你一拳我一脚的。”姐姐眯着眼睛笑,呲出圆圆的牙齿,我只是扒米饭,然后和碗筷一起沉默。

她总是这样笑,一副心比天大的样子。我猜这不过是伪装,她应该很讨厌我。我小时候身体不好,出生的时候差点没了,保温箱险些成了最终归宿。这样的虚惊一场延伸到日后生活,是绵绵不绝的弥补。弥补的发出者是爸妈,受害者是姐姐:儿童零食、电视频道、商场里抽奖中的儿童手表,姐姐从不情愿不满足不在乎地让给我,经历了怎样的心理历程,我不得而知。

然而奉献并不意味着默契与亲密的加深。除了火烧云迸发的那一次,我和她从没发生过双胞胎的心电感应。我们是世界上最生疏的双胞胎。



我们的对话牛头不对马嘴,就像两只拍子凌空挥舞,球技拙劣。

我回过神,姐姐架着胳膊站在我的床边,张张嘴但没有说话。我们软弱无力地沉默。记忆里的细节是鹅卵石表面的花纹,流水随时间流过,将纹路一点点磨去。

“为什么不去看妈妈呢?”我说,“妈妈特别想你。”

是妈妈把我们送进游泳俱乐部,7岁的我和其他小孩一起练习憋气,自由漂浮、岸上打腿。姐姐最初的表现泯然众人,我同样平庸,奇迹——或许可以称之为奇迹,发生在正式下水后。在教练不可置信的注目下,姐姐第一个摘掉浮圈,然后迅速和水融为一体,像绿藻进行光合作用,蝙蝠通过回声定位,像一切自然现象自然而然,姐姐的臂展就腾起了漂亮的弧线和浪花。在哗啦啦的回声中,她变成千万颗水滴的组合,变成水的身体的延展。妈妈微微张口,望着泳池中银色般畅然行进的姐姐,像大脑做出反应前意识凝滞的瞬间。几